

國朝駢體正宗

國朝駢體正宗卷九

南城

傷知己賦序

粵以仲秋之月久疾乍痊孟冬之辰二毛甫擢悲哉無金石不流之質有蒲柳始謝之姿犬馬之齒過齊太尉之生年羈旅之期逾晉文公之在外接於晝者希逢舊識覲於夢者懽若平生以是而思伊其戚矣於時窮谷日短關門雪深清渭濁涇共滔滔而東逝太白太乙與蒼蒼而齊色駕言出遊靡問所之松柏合抱云是含元之基藜蒿尺深言經端禮之闕鳥飛反鄉值弋者而登俎獸窮走壙遭野虞而礮革戴日而出炳燭以歸萬事迫於窮冬萬憂生於

長夜秦聲揚不能激已阻之氣魯酒薄不能消未來之憂
叢臺有霜殘月無影鄰笛起於東西鄰鷄鳴乎子亥嗟乎
回風美人之曲楚臣殉之以身鐘鳴落葉之操帝子繼之
以泣大地博博非以載愁惟天穹穹豈云可問是知掘井
九仞冀可覩夫泉塗載鬼一車必當逢乎素識復沛郡丈
人之魄或尚沈酣起魯國男子之魂猶應慷慨生我者父
母知我者鮑子嗚乎於是綜其梗槩述其終始虞山邵先
生齊齋大興朱先生筠清苑李先生孔陽尚書錢文敏公
博士全椒朱君沛明經高郵賈君田祖縣丞黃君景仁舅
氏大令琦中表定安定熙凡十人

楚相孫叔敖廟碑

洪亮吉

隆古以來吾知之矣高卑甫形君與民近天子猶一方之吏九重有並耕之說沾體塗足日接于魏魏茅茨土階不隔于攘攘負哉上乎九紀以降五遷以前惠民之實事歸于元首乎由周以來亢錫益密閭閻九重黔首不能歷其一繁露十二圓顛不能瞻其杪又人列十等國及數圻非夫實心之宰莫就小康之俗而循吏一傳權輿于司馬春秋五人兆始于南郢則實惟楚相孫叔敖云相君期思之鄙夫荆楚之下士推其登進之由投分之始則婉孌之一人膺薦賢之上賞焉道由于莊王罷朝樊姬立侍牀第一語史臣書于廟策朝宁三歎尸臣易其常度人以謂南服

之霸非君王之謂樊姬之力也吾以謂令尹之進非虞邱之功掩袖之效也然相君本幼而神靈長而秀羸殆庶隣于亞聖儀表出于齊俗有多能之稱稟無欲之性一日出見岐頭蛇殺而埋之啜其泣矣是將死矣其誰知之母也聖善庸何傷乎子有陰德是知一成而爲敦蛇邱以之著號兩首謂之枳妖德因而自戕及其相也四境咸喜一人獨弔相君降赤芾之尊聆白冠之語位益高而志下宦益大而心小同虎乳之三已凜狐邱之六言四牡戒其疾則利牝馬之貞一狐怯其溫方縫殺羊之鞞利前害後悟主于蟬翼泉輕幣重利民于蟻鼻迨夫百事具舉精心爲政衡前于輓三年而不知輪庠于榻半歲而自易百金之玦

無益而可碎三尺之喙不言而奚事又修僕區之法擇鬻
熊之典舉荆尸之政紹封汝之規惟此文德益之武烈詩
曰元戎十乘軍志曰先聲奪人盛矣哉勝則河雍之濱封
武軍之尸敗則敖郟之間食嬖人之肉霸業之定由勝算
之先與至夫爲于一日利及千祀築芍陂濬陽泉淮南王
書曰決期思之流以灌雩婁之野皇覽云激沮水之波以
作雲夢之澤後有知者楚南大澤之池誰其嗣之廬江萬
戶之邑謹案祀典曰法施于民勞以定國非是之謂乎夫
其三仕三黜勤拳于當國十世二世綢繆于家事固知尺
帛之賤不逮于生前負薪之困將貽于身後而存資相工
之益沒餘伶人之助越襪荆鬼避一名于寢邱戾岡妒谷

環萬禩于封邑君子之澤非將斬于五世廉吏可爲行有
奮于百代焉廟蓋創于西京之初修于延熹之歲棟宇隙
壞則感夢示之兆輪奐聿新則遷秩酬其德迄二千年有
舉莫廢知縣謝君慕潘國之政紹魏郡之績方校輿地著
士女之志遂覽勝蹟涉名賢之庭見夫曠而不修愷焉而
懼又以其地逼隘遂移先賢句子之祠祭于別所增其式
廓需以時日廟成乞爲文于石時予方助修縣志校勘圖
經陵谷未變長掖之碑已迷淮流方漲北隅之基宛在竊
以爲旣食其利必報其功連山之竹木相君之所植九罭
之蕃廡小民之所利平田納稭則一畝浮于十鍾方舟下
粟則數鄉濟于百縣昔云堯塙下濕今惟沃饒上土惠此

中國遺于孫子矣余感夫循良之首美利之廣宣尼未生
不及流遺愛之涕薦賈先隕無由識治民之效而使東南
之民日出而尸祝百世之下春祠而歌舞中興主相聞縣
名而動色末世嗣續入崇廡而頌胙則奉法舉職守死善
道之吏均未得及焉是以班固作史宰相入于良吏范氏
紀載司空儕于牧守莫不舉此成法譜彼風愛斯所謂知
致治之體得核實之道矣則夫縮黃綬乘墨車至祠下者
流連乎堂戶留覽于豆俎遐哉渺焉蓋移風易俗之事孰
不由于此焉

八月十五夜泛舟白雲谿詩序

洪亮吉

小雨忽晴秋花轉媚雲谿小閣月來沈沈錢唐郭生南巷
呂子或携壺觴遠挈簫篴予與孫君買舟深港徑可十尺
租才百錢王生居廬益市甘脆菱粟之屬粲已盈艇與二
三子拍浮其中幃袖作帆折柳代楫西經紅橋東阻北郭
兩岸宿鳥一川遊魚隨波沸騰離樹上下啾啾唧唧聲不
得歇沿溪以北稍有竹樹下蔭密藻寬可彌畝黑白萬羽
浮沈千頭波喧葉飛悉萃其裏從洲以南檐瓦可數橋陰
數尺乃界中外孤簫一聲高樹答響呂生狂歌不覺離口
樓閣半里鈎簾一時兒童不眠應以拊掌歌韻欲寂盈觴
勸酬欣羅狂談樂說舊事忽復相覩首已如沐吟肩既冷

零露可挹離離星辰方訝西暗川東曉華驚見日出相與
登岸因而賦詩里傳其狂朋訝爲逸嗟乎半世之樂成於
奉親百晝之娛奚若選夕奈何中歲各值多故星辰淪乎
昔約風雨破其奇懷顏非朱而潭鯉驚衣皆麻而林鳥訝
此則攬盈尺之照則逃影於閨聆入秋之聲而離樹卻走
也以少歲之遊畢於此夕故振筆序之以貽數子亦以志
不忘耳詩凡若干首時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八月十五日
越三歲己亥十月二十日序同遊者爲錢唐郭鎔同縣呂
星垣孫星衍王育璇凡五人

適汪氏仲姊哀誄

洪亮吉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二日日在西隅亮吉客西安使院
得舍弟京師報書知仲姊之喪質明爲位而哭烏乎哀哉
天高不聞喪我哲舅伊惟哲昆閨闈之仁烏乎哀哉秋林
隕風嘉實首墮高厓驚雷迅羽早落固知本傷者稔隕巢
崩者卵毀而未墜之翼迷音于霧雨在林之柯甘志于搖
落是可傷矣不有闡微曷云紀實烏乎哀哉姊諱蓀先府
君次女也先是府君舉一女婉孌穎惠未期而殤府君哀
銜于心朱識厥臂及姊生前志宛然固知一嚙之肌恩延
乎再世盈掬之淚沉痛乎九地雖在甫生而孝德已種矣
年及毀齒出就女師誦盤中之詩工九九之算先王父尤

鍾愛也年十一遭府君喪育于外家外家女兄弟十數人
聯裾爭華簪首耀玉見姊工作爭走慙之姊曰是貧女職
也夫奚以恥桃林披華靡追乎遊讌風雨如晦尤勤于夜
織一樓不遷十載于此焉一夕女兄弟十數人共坐室中
比舍回祿延及寢室闔坐盡走不知其然姊獨却入室中
扶外王母龔太孺人以起人以是異之伯姬待姆無下堂
之嫌劉姜叩天獲反風之應誠孝之所格也年十五通論
語毛詩蘋藻可掇無忘乎飲泉簞瓢亦怡陶陶乎婁空時
伯姊已出室母舊多病一室之故姊實總之檐日杲杲曝
先人之賜書樓風蕭蕭值嚴親之諱日聞趙女之悲哀感
路人聆樂姬之論化及鄰媪從舅氏妻董安人名知人嘗

四男四女今惟一男四女在姊嘗謂亮吉曰吳下之俗出室之女資千金而靡吝授經之男脯一束而殊慊予每病之是以多金延師先日供具所以教者靡不兼至今子已授室幾有成立而姊遽以卒烏乎哀哉歲在丙申遭吾母喪姊及弟五人拊踊一室自是凡出處勸靜必咨姊後行姊哀其衷撫視尤摯逮亮吉舉順天鄉試姊貽書及之勉以世德乃昭昭之言方鏤厥膺而冥冥之棺已闔厥視言旋言歸靡復伯姊之問松耶柏耶遂拱女須之里烏乎哀哉姊生乾隆五年十月二十日卒以今年五月二十五日年四十有一遂爲之誄曰

金瓠不存澤蘭永逝惟姊之孝申乎易世祁祁府君訓方

惟義亦越慈母柔規靡替有鶯其文有玉其質哦詩習算
儒服是試歲之重光云值閔凶予羽飄搖室遷千東婉變
諸姬耀羽綴玉姊居其間布裳整肅鄰之不戒燼其東南
赫兮沸湯伊誰克揆一女之勇逾乎百男惟茲諸姬自謂
靡及厥聲英英中外咸集歲華方殷事此夫子伊惟德門
克匡厥事慈親之訓民生在勤惟姊承之富而能貧盤盤
一編朝夕靡替云茲衰祚以望予季疇昔蓬居凝洹之辰
持編夜歸憶姊候門入室爨冰束火不溫姊勸我讀達乎
凌晨承師之資惟姊是恃曾三十年靡慰厥志重泉旣反
見母有期云此弱弟行猶棲棲伯遵乎西仲居于北言旋
言歸靡有年載烏乎哀哉暉暉日月人祈其壽我獨異斯

曷云不驟晏晏室家人慶厥居我獨異斯入室而吁曾昭
昭之昔戒復洗洗之別淚星離離而幾易魂遙遙而莫逮
昔昔之期夢姊干庭若戒塗而南適勅予季其東征朝陳
書而發冊懼宵兆之不禎詎徂春而徂夏慟一死而一生
烏乎哀哉父兮母兮惟姊從兮曾是鮮民不克共兮欲報
之德惟姊申兮曾是鮮民顏之覲兮情憧憧而哭姊志惋
惋而悼姑感衰宗千五載曾十輩而九殂維賈逵之永歎
服仲由之不除庶百年之倏忽永嘉覲于淵塗

蔣定安墓碣

洪亮吉

君諱寶善字定安從舅企宸先生幼子也澤門之哲長號
多姿江夏之黃生而善悟爰自能言之歲卽標獨異之稱
母董安人尤愛之以善病未令苦讀也所居枕谿樓閣尤
勝成童後出居外舍軒楹啟日雲麗迷花門徑臨波風疎
振柳羣從旣盛執友時來饒茲勝地之吟益以華年之樂
君顧簡靜無所嗜也默然視層城之移陰與飛鳥之過跡
則停觴以思淒淚忽墮故銅臺之遊乏謝莊而寡韻南皮
之會有吳質而損歡一日偕送友人葬夜歸室冷無寐秋
蟲鳴階鑑薄影於星河弔浮光于林露是夕言神鬼之事
甚悉烏乎君蓋有悟夫年命之靡常而修短之合致者矣

君之卒以瘵疾遺命以道士服斂爲詩若干首母不忍觀亦納諸棺中化形之鶴猶愛羽衣識字之蟬偏隨病骨予與君知愛特甚自君卒及斂嘗守君之寢烏乎哀哉生何如死願入夢以諮魂夜已嚮晨尚陳尸而待暝君以乾隆三十年歲在乙酉七月二十一日卒年二十有三卽其年九月附葬于先人之壙禮也君聘妻孫氏誓節不嫁奉姑以居雖無子之痛較甚羊舌而嗜義之念有重熊掌可嘉也矣予爲君從表弟少君三歲懼夫江水衝溢高陵或沉爰爲立石于墓而誌其歲月云

與孫季逵書

洪亮吉

季逵足下僕遠閱千里不覲一士日惟陳書頰仰宇宙夜
或秉燭驅役魂夢昨已冬始寒尤逼人狂風一來吹卷出
戶稍遲未覓已過牆外南鄰朽桑蟲厚逾寸敗葉旣盡時
來嚙人車聲過巷床几皆動士旣不實倏陷窟穴離離黃
蒿乃長屋角閒塵積畝反不生草地幸稍遠掩戶避客偶
出酬接皆至失歡一再以思未識何故計念足下顧戀墳
墓思遂南歸寄跡丙舍而田不滿頃松才盈寸溝水未活
谿橋不成以此數事尚遲年載當復移家近冢就姊謀居
對鵲營巢徙魚築宅林花悅魂水鳥養性招邀耆童呵叱
鄰狗一廛之外更築生壙門皆東開易見日月穴必西向

暱就父母松陰一樹承以梅株魚田半頃圍此嶰籩更望
足下能來同之當於屋旁爲構數室贍身之具取給園蔬
歸魂之棺仰此林木時值霜露言羅雞豚祀親之餘謀以
醉客如此數歲卽復奄忽良可不恨嗟乎積瘁之士寡至
四十者況開篋而視已有傳書入隧以觀全具骨肉後世
知我不詳何人及身而思惟有足下自非親暱誰能深言
勉謀殮養幸蓄光彩

重修唐太宗廟碑記

洪亮吉

蓋聞天眷有德五運所以益隆民報惟功百世而有必祀
矧大矣遠矣聿臻上治之休唐哉皇哉爰同中古之號則
黃帝之壽三百以畏其神炎宗之廟六十思廣其報者矣
醴泉縣唐太宗廟者自宋建隆之歲創于東郊逮明萬歷
之年移茲南郭嗣後百有餘歲曠而勿修守土者懼焉請
于上官發厥中帑銀凡九千有奇工甫數月而畢乾隆四
十五年歲在庚子也天作高山成萬年之寢室漢立原廟
藏一帝之衣冠固知魂魄樂遊之地近在武功神明永聚
之鄉先瞻谷口祀典所以重與夫闕位不列則嗣漢者首
唐大統有開則名宗而實祖必推其始有可言焉爰自黃

星既見天習瓜分黑水羣飛民隨波沸未嘗知九州百縣
統於盈寸之圭四海萬夫責成一人之抱金宿則時時入
斗玉璽則頻頻出宮天地之厭亂至矣神人之望治切矣
于是六合再朗成於戊午之朝星辰忽降光茲甲乙之館
允矣哉太平之運兆於開皇十八年乎一治一亂運天地
之生前聖後聖拯斯民之死故上古未奠則八裔開媯氏
之勲中天未平則雙龍建神禹之績近古未靖則六馬昭
唐室之功亦越萬年甫聞三盛則凌晉跨漢越秦軼周者
焉尤可異者禮樂征伐並曜一時文德武勲兼隆俄頃定
龍鯨之駭浪握管而賦小池戢兕虎之雄威擘箋而唵艷
體何其盛也美矣君哉是以廿三年之政紀在史官十八

士之文壓於御製梁魏二武對金甲而顏慙高光兩朝見
華詞而色沮者也至於自家及國則畧跡論心陳混一之
策奮袂而起王師挈九五之尊拱手而歸嚴父此則漢尊
太上終非有位之稱周得武王方有無憂之實卽或闕伯
構釁元武貽譏此之播稱或云慙德不知西京歌尺布斗
粟廟亦稱宗東征賦取子毀巢名無嫌聖恢恢乎包舉天
人之槩非一端可議者乎知縣蔣君宰斯三載禮祀歷時
護青蒼之冢樹綠以紅墻法太紫之星垣建茲黃屋三過
昭陵之作世遜其工式瞻畫象之文人推其博當惟新之
落成乃徵詞而授簡亮吉再辭不獲三歎以興昔者龍鳳
挺質表偉度於書生今茲爨爨負文紀殊勲於下士則通

天峩峩曾嘉沈炯之表漳水浩浩永鑒陸機之文英爽邁
昔者諒鑒觀在今也遂使兒童父老嬉遊忘天日之尊棖
棟几筵環拱聚川原之勢他日者過驗穹碑來觀典禮庶
幾衝山之風忽起西接上郡之祠如龍之雲怒飛東連豐
水之廟云爾

蔣清容先生冬青樹樂府序

洪亮吉

蓋聲何哀怨杜鵑爲望帝之魂變亦蒼黃狻鶴盡從軍之
侶遇金人于灞上能言茂陵值銅駝於棘中誰知典午又
況南遷烽火北狩軒輿言乎締造則東南置尉拓疆無劉
濞之雄及此淪胥則五百從亡歸骨少田橫之鳥嗟乎江
山半壁非僊人却外之碁金粉六朝盡才子傷心之賦今
之作者意在斯乎昔者申徒下士赴清泠而不辭精衛寃
禽投滄溟而不返此之挺質本視鴻毛未有九重端穆舜
黃屋而乘桴萬乘輝皇褰龍裳而蹈海此卽鱗臣効順不
能使東海之波不揚而虜主奚堪更非若南征之舟不復
者矣夫赤眉構禍隆準之窳斯開臨洮肆凶銅馬之帝遭

酷不過行同竊鉄號等摸金雖下竭於三泉尚不讎於枯
骨而此之慘虐更所難言斷首剝膚毀裳裂冕烏呼吞炭
雖忠智伯之頭已漆納肝較晚懿公之體先殘至於掩骼
之仁出自采薇之士問中興之顯運荒土數杯慨六葉之
承華冬青一樹卽遺黎之感槩何補於在天之沈痛也故
雖然萋宏化碧激衰周義士之心比于剖心作洛邑頑民
之氣焚山之節旣顯之推匪石之誠亦逾生畝若夫廬陵
信陽之大節其效龍逢夷叔而分塗者乎迨至風雷一警
遂歸先軫之元陵谷已遷尚識王琳之首哀矣怨矣求仁
得仁蓋士感知已伯牙碎琴義激友生漸離擊筑效包胥
之慟哭慷慨登臺賦宋玉之大招旁皇生祭三百年之運

已盡庚申一二士之心猶回天地覆亡之慘從古無斯而忠義之忱亦於今爲烈者焉他若生而玉食長自天家山陽哀痛之語命在何時樂陵承訣之言兒乎奚罪柴車而辭鳳闕破夢而入龍沙烏乎富貴已空神仙何在徒使玉輦金輿禮化人于西域黃冠繡舄望紫氣於東來此則靈妃入道固無心不死之方而室主移宮獨甚此未亡之痛者也况夫微子朝周猶存禮樂項伯入漢僅事功名韓王孫之晚節漂母見而益哀劉宗室之陳符列宗聞而大恥他若運屬當塗華子魚尚稱名士言歸石趙王夷甫更侈清談彼人是哉何足算也嗟乎蘭臺著史婦豎不能識其辭隴西隳聲搢紳或爲諱其語何似取陳留之軼行抵掌

而說中郎借赤壁之遺聞快意而談諸葛則人驚伯有或能廣閭巷之傳而鬼有董狐殊堪增竹素之色先生於是屬爲之序遂著於編若夫聲音之道文字之工則讀臧洪之傳髮自衝冠登廣武之原背先裂血柳至此乎非可詳矣

長儷閣遺象贊

洪亮吉

長儷閣者吾友孫君季逵妻王孺人之棲止孫君悼亡時所署者也桃枝亘幔松陰灑窗歸魂之房入銀燭而不輝同心之帳棲流塵而易故墜釵在握遺粉懸容爰成永逝之文廼有傷心之賦然而草本忘憂禽原並命窗深共坐紅圍四面之花韻險偕吟墨染崇朝之頰春寒而手握微溫酒冷而衣香互覆又况華星被野晨露迷原翩爾來斯溫其如玉爪痕在竹畫自何年衫影驚魚窺來靜夜比肩而尋幽壑擁背而候江湖境難淹於百年魂遂斷於五稔夫三辰離離初無停鏡之影四海浩浩曾靡駐波之萍葉離枝而咎風禽頽巢而怨雨達士之識已悟無生騷人之

吟方悲未艾於是遵茲往屬寫彼遺形唇朱不塗翬碧猶
摺誓長帷而不娶留空室以自娛可爲情逾於分哀過其
禮者矣像成屬爲之贊僕固未之許也繼思散其哀以達
其志爰爲之書其首云

朝暉嫌明春色賤冶零愁淒川積想傾野魂兮雖斷猶手
一編韶華幾時落葉積前悟浮生之易盡兮亦何必希乎
大年

送汪劍潭南歸序

洪亮吉

夏序忽來獨居已覺絺裘屢更雜以風雨晝長宵短興寐不定置鷄於窗將以警旦乃復鳴夜籠鐙於牖所藉燭暗不覺妨月意緒乖違跬步錯失貽譏儕輩匿笑臧獲蓋自子欲歸已不憚累日幽憂不已將成痰疾繼而念之吾與子食桐江之魚棄子悉已成鯉擘山院之果遺核又復抽林葢山川悠悠言笑宴宴不自知元思之減華色易醜也且吾與子得曜影數紀振響十步中下之士樂與齒序瓜桃之戚識其嗜好閉戶以處雄長婢僕出室而遊亦有處所無昧於明以視日星不跛於履以羞厚地握管徑寸上溯結繩申紙逾尺下窮倚杵自謂鬥毛角而俊視植物而

靈者矣何必移原隰之草萃於一邱招高下之鳥同棲一樹始欣欣合色啣啣均響哉吾子行矣奔轂戒疾涉川鑿沈凡百榮利以爲子箴憂無傷性喜無蕩心百歲相保有此骨肉怡怡飲食跂跂動作從此及老脫復偶遭髮白面皺起而相嘲勞千聲於蚰窾假一寐於蟻垤冥冥于萬古憤憤於七尺無繫於覆載無害於動植蓋同形而化者不無聖賢代我而生者又有孫子也子行矣子不能飲勸子以食子食而咽歌以蕩魄歌曰

風起匝地雨落晦天念子不見卽如百年百年亦勞有生有死其間握手乃在吾子此無彼厭子不我嗔飽食嬉遊以說性真各知其短愛契所長閱於歲時殊忘否臧誰驅

而出誰挺而走念子之歸倏如驚獸投林覓柯不擇其音
慨我之留得不怪禽獸則有穴禽無故枝歌旨贈子孰知
我思

與崔禮卿書

洪亮吉

禮卿足下霖雨南北泥塗接天驚禽不飛巢樹越月東渡
清濟西抵河洛麻麥千里川原百重披林知晨映水識夕
登陟勞頓宿患轉失犇車乎滎陽覆轍乎成臯暑疾破腹
言停偃師炎風裂衣乃徑函谷時值深夜危連十車土囊
陰陰千丈落月離樹冠斗鷗巢冒星車聲崩雷雜以谷響
時復臥起不識昕夕沈沈燭光映曉青紫驚沙濛濛當午
黃赤如此三日始抵平陸更復馬首斷雲千里隨夢雁足
飛雨崇朝灑襟雲山恢奇殊涉遐想念切吾弟南行涉江
帆驚蛟龍棹壓魚鼈茫茫混混始復觀海殊足增長氣識
濬鑿心智海日上樹披篷而觀江豚逐舟睜目而視者矣

歲華不居游燕已極往者都下羣從如龍連輿接茵尤在
吾弟齋居盤盤言笑宴宴晨樹撼鵲於以極興夜寢列燭
求其悅魂始知美酒一石增劉伶之狂嘉言三復損臧仲
之疾非昆季之愛不及此矣近聞楊生夢符遽遭此厄僕
亦遠病重有姊喪秋堂流螢不夕已卧東陽帶圍減此盈
握潘岳病髮時元一莖追亡悼存撫近念遠以此慘戚遂
減跳盪時復咄咄如何如何吾弟方在盛年尤復嗜學六
經收其視聽羣史供其口實暇則縱棹幽遠振袂原野壺
觴旣列遠憶狂客松徑落落肖我直致則亦西望不樂北
遊方遙丁生丁生履端共此寥寂哲舅旣別亦寡音耗遠
聞太公循績斯茂所得如此并報吾弟東鴻若西有以我答

南華九老會倡和詩序

洪亮吉

乾隆十四年吾鄉莊氏之致仕居里中者凡九人曰禮部
郎中清度年九十曰福建按察使合翼年八十四曰臨洮
府知府祖詒年八十二曰黃梅縣知縣贈文選司主事樛
年六十九曰密縣知縣封福建臺灣兵備道歆年六十六
曰開州知州學愈年六十三曰湖南石門縣知縣封甘肅
寧州知州柏承年六十三曰射洪縣知縣贈順天府南路
同知大椿年六十二曰溫處兵備道封禮部右侍郎柱年
六十因爲南華九老會各繫以詩其宗之年及六十而未
預斯會者復二十一人各依韻和焉盛矣哉非特宗族里
鄰之榮葢昇平之僅事矣且數公者既無巧宦之目仕有

廉吏之聲彈琴之治甫成抽簪之情已切其在官也種秫
之田無五十畝其謝事也成都之桑少八百株貴而能貧
知止不殆此其高致一也居鄉與人子言孝與人弟言弟
有公綽之不欲法嚴平之自然風貌樸誠肖其披服卜商
不假之蓋酷暑而詎張晏嬰已敝之裘奇寒而始御其高
致又一也東西之第匪遙釣遊之所不乏葭莊之魚涉春
而已種蘆墅之菱經秋而可采方伯別業實曰青山尚書
廢園亦名來鶴永日永夕斯陶斯遊觀邦國之蜡曳杖而
必借賚里社之神聯裾而早集其高致又一也維時風俗
既淳里居最樂盈門頌白之叟占野屢豐之年然而刻魚
八饌行於鼎食之家束脯爲禮饋彼歲時之會從大夫之

後亦竟徒行避長吏之庭有同由徑薦紳之讌市僧不列於筵士夫之尊吏胥罕識其面均得遂彼恬適享其大年其高致又一也家世傳學則有夏侯代不曠僚實惟沈氏是以隨會旣老爨勺嗣而登朝望之未休育咸皆成廡仕門閥之盛里鄙榮之而數公者處貴寵而不矜與寒素而鈞禮羣從之謹飭者賜嘉果而必捧子弟之通脫者逢乘馬而亦數此則十室之邑忠信所存百年之宗家法斯在其高致又一也予少以孤童逮承顏色高山仰止不去於懷乃文考欲賦靈光之殿已頽孔融成童老成之人先謝是可戚矣石門君孫宇達世其家學早有令聞懼良會之就湮遺翰之放失遂各係以小傳並索序于余余惟九世

卿族首數乎寧俞萬石素風或衰於石慶花樹之法不及
於百載棠棣之碑僅傳於數紀皆名宗之所宜鑒也故原
其本末序之所以紀人瑞之符亦以垂後來之則云爾

與錢季木論友書

洪亮吉

昨復枉書極言友道昔觀吾子之面今知故入之心輒貢鄙誠要於永好蓋僕縞紵之道有二端焉學問之友必先器識拘於一隅難與高論談性命則爲周孔言訓話則稱鄙儒特牲所祠糾其違而卽同非聖方冊旣載舉其失而便爲違經此一蔽也言無智愚時有今昔渾敦窮竒以古而足貴垂棘和氏以近而不珍此則宛邱旣平必當高於泰岱惇物尚時亦可等於蟻封此一蔽也據近定遠屈前就後荀卿儒術見黜於後賢蒙縣著書致譏於里塾視犬之字斥爲委談猶龍之言疑非確議此仲尼之識不及於里師新安之經反尊於闕里此一蔽也復有神明本昏胸

臆是任讀易半卦已疑軒羲哦詩一章便嗤鄭衛張頰植
髀持不根之論窮老盡年爲無益之學謂日月可廢矜其
一鐙謂菽粟多事恃其夙飽此又一蔽也又或遂厥初非
矜彼私學愚公移山智士亦同其識陋儒談天經師引之
爲證此雖賢者之過亦一蔽也若夫事必究其原論必求
其是解帶一室鄒魯不能欺其半言馳輪九垓嵩華不能
搖其一瞬研幾極神深識殆聖求之吾鄙亦有人焉性情
之友要於至誠非我有咎疑詩人之不真豈不爾思爲宣
尼所深歎而近世之士或以齋秩叙雁行拘年輩爲鱗次
何云締交乃左雄限年之格何云結友成正始服官之簿
此一蔽也聲譽起落引爲重輕縱跡顯晦據爲高下郭李

盛名必難言其紕繆毛薛賤士或至掩其琳瑜此一蔽也
執彼此之見以致參商因趨向之殊忽離膠漆孟公鴟夷
形張竦之短伏波畫虎顯季良之失此一蔽也又或以志
意而合以門戶而離仲宣賦筆乃不嘽於司農叔然學徒
必先讎夫聖證此一蔽也又性有喧寂質有華樸子雲沈
思強中壘而亦默向生好遊戒王邑以疾走究之失其一
長或至兩敗則亦一蔽也若夫脫略繩檢求其性真白雲
在天望之而可見風雨如晦思之而不已半面之雅鬼神
無以間其隱片言之誠金石亦將輸其烈求之吾鄙又有
人焉足下卽其一也僕又恨吾鄙之士幼而定分長遠疎
節或智竭於一官或識昏於妻子耳目所及不能離夫簿

書形骸若遺未嘗踰平寢榻而足下則師瓊邪之不娶學
平陽之若寄落落如玉處於朱門明明如月成其素履淮
南之雞犬雅於嵚公之賓客河間之簡冊親於中山之家
室染翰終日至忘寒暄披圖一朝或遺冠履此僕之所深
悉也乃或操筆萬語貢於所知求人作箋以答顯達類云
采薪逃簪笏之席或乞急假憩名山之廬覩白鷺之羽穢
其塵容攀青松之枝寄此幽抱此又僕之所深悉也僕舍
足下又將何與交哉蠡水之側聞營草堂距僕先人之閭
半里而近東海再舉卽焚麻衣吳興一朝或解華組相與
商略疑義宴談晷日招莊生於濠梁致蔣濟於側舍樂何
如哉相去千里氣候頓殊僕客汴水日餐黃沙君官四明

乃飲碧海倘因翔鴻時有覆我

與孫季仇書

洪亮吉

亮吉白季仇足下別後五旬亮吉亦渡風陵徑條谷裏入蒲坂之寺哭友巫咸之山鹽池旣屆馳蔣生之寓書熊耳回經憶錢君之昔辯道路饑渴存亡在念兼以獨遊時涉遐想非復曩時共載之興矣然而沿乎浴汭遵彼汝墳七聖皆迷之野獨爾驅車耦耕不輟之鄉猶承指道幽憂之思亦間以篇什寄之閉置二旬始達樊城臨池而舉觴尋碑而墮淚越日乃舍騎登舟白鷺出樹回翔可觀潛鱗上竿尺寸皆市惜沿漢入江之樂不及與足下共也暑月正滿當抵武昌行携濁醪上揖黃鶴彭蠡旣泛卽指北江回日再當詳書與足下耳長安人海之地尚望稍節語言謹

慎嗜欲相見尚遠我勞如何亮吉白

出關與畢侍郎賤

洪亮吉

自渡風陵易車而騎朝發蒲坂夕宿鹽池陰雲蔽虧時雨
凌厲自河以東與關內稍異土逼若衝塗危入樓原林黯
慘疑披谷口之霧衢歌哀怨恍聆山陽之笛日在西隅始
展黃君仲則殯於運城西寺見其遺棺七尺枕書滿篋撫
其吟案則阿嬰之遺牋尚存披其總帷則城東之小史旣
去蓋相如病肺經月而難痊昌谷嘔心臨終而始悔者也
猶復丹鉛狼藉几案紛披手不能書畫之以指此則杜鵑
欲化猶振哀音鷺鳥將亡冀留勁羽遺弄一世之務留連
身後之名者焉伏念明公生則爲營薄宦死則爲卹衰親
復發德音欲梓遺集一士之身玉成終始聞之者動容受

之者淪髓冀其遊岱之魂感恩而西顧返洛之旒銜酸而束指又况龔生竟天尚有故人元伯雖亡不無死友他日傳公風義勉其遺孤風茲來禩亦盛事也今謹上其詩及樂府共四大冊此君平生與亮吉雅故惟持論不同嘗戲謂亮吉曰予不幸早死集經君訂定必乖余之指趣矣省其遺言爲之墮淚今不敢輒加朱墨皆封送閣下暨與述菴廉使東友侍讀共刪定之卽其所就已有足傳方乎古人無愧作者惟稿草皆其手寫別無副本梓後尚望付其遺孤以爲手澤耳亮吉十九日已抵潼關馬上率啓不宜

國朝駢體正宗卷十

南城曾煥賓谷輯

西魏書後序

凌廷堪

南康謝蘊山先生撰西魏書二十四卷凡紀一表三考四傳十二載記一既成以示廷堪命爲後序廷堪受而讀之終篇乃作序曰夫班馬以降紀載迭與自宋逮元史法漸失主文辭者其弊或至於空疎寄褒貶者厥咎遂鄰於僭妄雖家自謂繼龍門之軌人自謂續麟經之筆然求諸體例尋其端委罕有當焉先生以金匱之才歷石渠之選網羅放失於千數百載以上編次事實於二十餘年之中有休文伯起之明備無干京永叔之簡陋卷帙不廣條目悉

具編年紀月以經之旁行斜上以緯之詳於因革損益著其興衰治亂洵足以存南董之權度爲東觀之規矩者矣約舉大綱其善有六載繹微旨可得言焉夫承祚以武王作紀而孝獻孱主范史升之房喬以文帝繫年而高貴沖人陳志進之良以帝系所關義無漏略未聞拓跋末造附載於宇文水運季朝借垂於木德而長安四主竟乏專書豈因有延壽總錄之北朝遂可置佛助就刪之西國乎是日補闕其善一也寶符已禪於延康志士猶尊章武神器久移於天祐後人尙右昇元何者聊紹劉宗暨延唐祚况夫出帝儼存清河遽立永熙未改天平遂元然則抑彼鄴下扶茲關中齊寶炬於天王厠善見於列國方之蕭常謝

陛之表章西蜀陸游馬令之纂輯南唐孰短孰長必能辨之是曰存統其善二也至於仲達子上篇不見於當塗獻武文襄傳不列於元魏功業雖著人臣以終圖籙詎膺帝制乃僭按其時世固有依違揆諸史裁寧云久協於是除太祖之追美大書黑獺削唐紀之溢稱直登李虎發古人未發之公挾前史未挾之隱是曰正名其善三也若乃卿士之設悉倣周官詔令所頒咸規大誥始祖配帝聿崇郊祀之儀屬國來王爰修聘勤之典或同時所未違或前代所希有講明古禮尤宜愛惜而令狐乏志湮墮良多所幸者杜君卿典標八目偶存棠谿之碎金于志寧志貫五朝間具崑山之片玉裘集狐腋冠聚鷩毛是曰蒐軼其善四

也管幼安誤收國志本未仕曹嵇叔夜濫入晉書何嘗臣馬又若齊社屋而叔朗西行陳鼎遷而德章北面而王晞仍存於河朔袁憲莫擯於江左凡此之類更僕難終徒豐其蔀未良其限故万紐效績於荆襄究非魏之勳舊尉遲建功於庸蜀自屬周之臣子但錄其事不載其人是曰嚴界其善五也母邱諸葛魏室之蓋臣劉秉袁粲宋家之誼士以及子勛舉義攸之勤王衡其終始都無可議乃或以忠作叛以順號逆皆是曲筆豈爲讜言猶之孝武謀去彊臣非爲失德而橫謂斛斯椿爲羣小王思政爲諂佞巧言亂其阜白俗語流爲丹青不合不公未足爲訓今一洗之槩從其實是曰辨誣其善六也因斯六善運厥三長集簡

冊之遺聞闡古今之通論其考紀象也兼正光之推步較
天象而益精焉其考疆域也訂大統之版圖較地形而更
密焉其考氏族也釐代都之門望較官氏而尤詳焉其封
爵大事諸表也則於魏書所未備者取法於遷因而加覈
焉是書也雖劉知幾之苛於論世必當首肯鄭漁仲之嚴
以律人亦爲心折者矣夫八代之書具存南北之史復撰
宋景文之新書自劉昫同著薛子平之舊史與歐陽竝傳
矧紹統續志可輔范詹事之全書太素逸篇曾入魏著作
之闕卷行見儲於

中祕彙在上庠夫豈柯奇純之等所能望其肩背王損仲
之徒所能窺其堂戶也哉用是撮其體要綴諸簡末俾後

之讀是書者有所考焉云爾

倉部集序

朱文翰

瘦銅先生奉簡書釐穀用之明年疇咨所注展采維勤績
旣茂乎員程業靡輟乎墳典撰斯篇第表曰倉部酌羣言
于大雅副墨恆新沐五日以多閒殺青甫竟蓋嘗蒐輯百
氏綜覈萬變而且軌跡所歷川原延其麗矚神明所驚風
雨鬯其奇懷將草堂小集具覘晚律之嚴秋水南華莫喻
津言之妙者乎予惟以集紀官君子敬食之義也以意逆
志昔賢讀詩之法也古者邦賦有稽出納以制京坻統于
左藏簿領析于羣職司農治粟肇西漢之稱掌庾承周世
南陽之族莫不周知品式稟取平亭國家寄耳目于曹司
謹蓋藏于扁鑄賜以給稍食以裕于是贊彼計相簡爾

近臣部居別隸以胥徒歲計遞嚴其政最方諸縣叢率弟子而雲來譬在軒縣進工員而鷺集然而珥一雙之管地遠承明蔚十五之星班輪清要故有簿書叢委心計黽皇沾沾乎肉食之謀汲汲乎瓜期之代世無平叔儼自託于材臣雅有李常未必推爲文士亦足慨已先生盱衡歧劇跌蕩文采懷印綬而首公處脂膏而莫潤英英會府必中嘉量之名蹇蹇敝車姑後滿家之祝他日者書方受質足膺諮度于甘泉司祿闕官佇補箋疏于北海僕也韓陵餘慕差免驢鳴丁廩小文終悲鳧續偶逢傾蓋猥承授簡輒不自涯述爲茲序編排官闕有羨于王筠裁答書函實

沈約庶幾金閭碩彥諒我溝猶玉食諸司同其仰止若

夫楚謠漢風魏製晉造骨體之殊旨趣之遠則作者詣力
有獨偉焉亦無俟末學之侈陳云

經晚詩叢序

朱文翰

僕聞泰山之雲觸石而雨昆侖之水蒸氣爲霞防邱巒雉
之草食焉不饑瀟湘洞庭之樂聽之忘老妙哉旨乎蓋超
乎埃壘則逸性必道脫然畦封則芳聲頓遠雖復邇回城
外阻格華中而一州之第無慙羣雅之材斯得況乎遊道
同趣出門有功將和氏之璧匪獨耀于郢握夜光之珠詎
專翫于隨掌者乎方今

聖天子御宇五十有五載皇人棊幣海國來庭則有朝鮮
趙君芝園從教士之徵副用賓之選谷子雲之筆札阮元
瑜之書記方且沉研慕乎劉向該博師夫馬融回翔入幕
府認紅蓮儼雅修儀闈依青瑣已事而竣邂逅相遇鷓鴣焉

愉焉主敬主慎論百爾一心之義何敢外交際八荒同軌之時未嫌私覲君子亦有取焉知者弗之非也于是挹其標格則衣艷蘭于叩其邑居則鄉名栗里淵明之望琴德爲優清獻之家鶴糧差給有經畹詩叢二十卷錄若干首以爲贊焉拙速工遲張率則能兼二子緩韻綺捷劉繪乃別開一門傳曰使能造命登高能賦此其選也彼夫波七之香屑荃蕪于五寸沐胥之指幻浮屠于十層方茲所詣曾何足云且夫樂浪城高元菟郡古長岑顛砭蘊美璞于遙年列口盤盪濬奇瀾于絕滋生其間者修學好古感物造端乃至藏之名山副在京師良不負聲教之覃抑亦得江山之助者與爾乃曳綸五兩班荆寸句託柔翰以通辭

擘鬢箋而奮藻窺鳳隻羽儼觀全相見虎一文用規完體
旁及雜服博我鈍聞四座榮觀異音同歎然而雁回人遠
條風之律頻催景遠情盤空谷之芻已束漱仙槎之露漉
矣波橫望 帝鄉之雲倏焉雨別翩翩烏笠花解笑人約
束泊繩書攜滿馬憧憧塵躅乞此數行采采蘭心思君萬
里僕通籍金闈與瞻蕩節未讀張騫出關之記永懷鄭僑
獻衣之忱今者周京闕下敢矜太叔九言他年吐谷牀頭
容有子昇一卷

著簪錄序

朱文翰

今夫召雲者龍命呂者律墀歎壑盈鉞罄鼎耻月魄上蝕
珠胎下虧銅山西摧洛鐘東應林巒嘯侶鶴去則猿孤晚
畝揚芳蘭衰而蕙成物情既爾人事亦然是以聖若宣尼
未忘懷于逝者達如莊宓猶寓慨于歸人著簪錄一編此
其志與先生城東碩隱江表清才辭鋒升屈宋之壇書勢
奪斯水之席舊遊汗漫鼓枻瀟湘壯歲悲歌據鞍燕趙于
是吳縞鄭紵寢廣獻酬巴曲郢歌亦多賡唱嵩衡比峻而
崖岬可階澗沼同清而波瀾不竭壹笑爲樂久要不忘交
以性情座無班位舉席間之鱗膳宰皆賢議堂上之書輪
人亦友晨暉夜燭春煦秋陰居或駢蹤行常疊跡復半面

千里微瞬十年念勝引而求衣積幽思而約帶而班荆郊
外幸接音塵落月梁閒疑照顏色是則相思命駕將弭憾
于舟車自遠遺書可乞靈于魚雁者矣夫何生存華屋俄
頃山邱雨別蒼茫風流銷歇望飛雲于隴首難遣停雲攬
芳草于天涯偏驚宿草沉吟小劫便是滄桑陶寫中年苦
無絲竹宜乎因言見志成陸機歎逝之篇賦詩斷章取束
皙補亾之義不施藻績各舉廉隅下筆典裁發辭哀斷傳
襄陽之耆舊無如世何記荆楚之歲時大有人在嗚呼經
年花雪有夢相依罄地風烟其心不朽昔鍾期旣隕伯牙
爲之去琴僧起云徂延伯不復能戰死生大矣感慨係之
何必昭文之氏始悟成虧織素之家方悲新故夫覆水無

收流光不駐眷言疇昔誰貽續命之絲珍重交遊願進長
生之藥偉茲風義壽彼雕鐫快挂劔于延陵代東芻于空
谷自君草創畧同丹篆之書空有客披尋定勝青棠之燭
念云爾

儀鄭堂遺文後序

朱文翰

乾隆丙午冬外大父喪歸自杭將卜厥窆十有一月舅氏
顛軒先生卒春秋三十有五嗚呼袁公徂謝尙羈南越之
魂羊子行吟載隕鹵州之哭倏焉得耗誅愧無文遂繼繼
以彌年致愴懷于宿草念鄭鄉千載允有傳人悟遷史一

隅願言軼事矧七篇之橐

朱氏所錄
文僅七篇

儼存其圭臬百行之

札猶置之懷衷匪予小子其誰測先生矣乎先生諱廣森
字衆仲別字顛軒父諱繼汾昔辭廡仕謝甘泉之車晚定
遺經輯密山之簡先生其第三子衍聖公諱傳鐸之孫也
通眉早異秀骨特殊偉初步于龍文龔奇徵于麀紱蓋珣
珣之美聖神之童放古而準厥聲靡忝焉嘗受書于東原

姬傳兩君子之門壇宇影闢智力響赴司農禮器何掾膏
盲萃案斷之專家造儒林之絕學紅休之畧旣通綠錯之
文咸究至于方聞廸牖重差夕桀之章官體裁牋片石韓
陵之譽年十七中戊子科舉人辛卯成進士官檢討丁酉
有許太夫人憂機乍斷而長悲簪一抽而終決堂築儀鄭
志惟傳經先生自此遠矣方先生之在翰林也英英如雲
介介若石當令甲編排之歲仍傳丁聳峙之年僂指翹材
爭八次卿之館脅肩昧爽怕汗丙相之茵乃能宴處衡廬
旁噴囊粟良所云斧藻其德鑿括其行舊舊不緇隆隆恐
墜者已龍蛇紀歲賢人竝嗟有王母之喪負孝孫之慟家
屯旣構外侮孔棘蕭條總帷方在堂室平反讞牘迄更時

序維南有山喬蔭暫徙窮北已雪庭花弗榮故乃溯江淮
走河洛奉版輿者百舍質田券者十雙雨濡衣葢暴日旋
乾夢接衾牀見星又作羸體善病清神易傷況復日不再
中貫窮九變火焚莫戢山有玉而先摧霜肅無時草拔心
而亦死長沙之舍獨感鵬來通德之門半塵鼠跡此勞人
所同慨尤生民之極艱雖然晝夜之期哲人所罔戀淹速
之度上士所不疑而或者徒以命不副才官嗇于遇爲斯
人惜抑又末矣昔也安石歸山陽元在宅留每踰月坐輒
忘晷緜槩玩其英華礪砥叨其攻錯砥以青絳偶字偏契
言提寶樹聯聲粗諧體要人琴頓絕馬策空擲記小同共
食之時先生已幸有子擬中郎無愧之作後死忍與斯文

贊曰桓桓雙闕有此世家其生也戚蓬折于麻白華篇亡
書爲我厠葛藟詩存莫之已庇百行斯融一經維則以我
溝猶逮承醜沒獲人久匹奚而運斤酌彼重泉曰質先民

願園讀書記

劉嗣綰

願園者方伯百菊溪先生讀書處也拓地十笏結齋三楹
遠離市廛畧置邱壑仄逕通日虛廊互雲闌折而西繚以
花木小屋疑艇浮來江湖危亭補樓飛入屏嶂主人旣出
蓬蒿奪門蟲餘悲號鳥爲歎息許子青士避囂其閒遊神
蕭遼涉覽明瑟得林屋之勝致申槃阿之晤言奚童而外
惟攜破書石友不來迺對古硯余以暇日巾車來遊時方
窮冬籬落寒色積葉平檻棲塵在梁苔印隔世履綦猶新
竹粉墜空衫袖忽古幽步徐引素襟遂開松吹落落如助
清吟之聲藤陰盤盤別成奇字之格茶塢四壁蘆簾一重
寓公致佳日夕栖止爐烟出戶隨風低高墨雲過窗與石

凹凸月白而鳥夢長午雨晦則雞栖不晨以茲景光彌觸
身世俯仰傳舍流連索居眷我同好城隅間隔杜老茅屋
難免秋風之歌白傳蕭寺空傳春草之什良會苦少芳時
已非古懽不緇清興斯邈請告諸子爲過從焉僕將抽毫
圖尔主客

山中與鮑若洲書

劉嗣綰

山中十日庭樹報秋離形絕塵曠如自遠董子云儼然獨處惟山之意僕始得之矣故人不見城闔致隔罄欵猶昨景光迭新山木悅君而不知嶺雲怡我而誰贈顧此天繪惜無畫圖足音窅然使人失盼夫一日之感采葛爲勞千秋之思撫松成愴以余多恨能無眷眷山齋雖僻亦足晏娛鐘聲上雲簷翠下雨冷泉咽其清夢瘦竹搖其古魂山鬼宜笑時來牽蘿野狐工媚乃復拜月一燈熒然輒墜遐想願望足下能來同之昔人千里相思猶復命駕况僕與足下近在咫尺哉樵風載塗朝暮可至幸弗令山中人停棹而久思支筇而長望也

與王秋塍書

劉嗣綰

寄跡宋中獲交大雅山木載詠蘭襟是佩辱連輿詣竹並
馬看花兔走木蘭之祠鹿遊牡丹之院古臺十里舊雨一
時簡折鄒枚壇傾高李將今方昔良爲多幸別來半載用
感九秋足下棠陰益繁階草方綠牘下如水琴鳴有風昔
嵇中散有言一行作吏此事遂廢及觀於足下不謂然矣
僕依都下如滯周南屬者徙居寓園春告暮矣此間風景
殊類江鄉然岸柳十圍不解留客山桃一面卽能笑人耳
目異觀未識何故宅折而西一水環帶寬可彌畝亘以長
橋橋東有亭闌檻相亞幽鳥隔竹如聞宮商遊魚啖花不
辨紅紫雲壑汪叟君之故人輒携一尊來憇日暮淙雲歸

山止水遠屋頗悟齊物因知樂天倘亦浮沈人海之中跌宕風塵之外者哉足下一官辭鄉綿歷年所側聞老屋密邇湖莊樵蘇未替風烟猶昔鄰父瓦盆可當歌唱兒時釣石行就畫圖仰給衣食栽百株之桑俯役奴僕足千頭之橘一一代籌不覺神往夫人方致出谷之慕僕乃爲還山之吟不知足下十年以來得幾僕也野人之言附博一笑幸勗光彩毋忘德音

貽友人書

劉嗣綰

長江帆駛聞在杪秋道出鳩茲冀展良覲比奉故人告知
足下因舉孝廉方正迫於歸里足下名場坐困垂二十年
倚閭之望未知所慰竊體介母求祿之意與遂毛生捧檄
之願足下之心亦良苦矣願進退出處所當三思古者周
崇六行仁讓同與漢制十科賢良並策朝重端門之典世
高講幄之風大儒循吏鮮不由此方郡邑之舉也足下當
固辭不能以曹邱之揚自解於毛遂之薦也且名者實之
賓也誠使素履有孚嘉遯無悶歸厚之門昔人所旌通德
之里過者猶式如徒以名焉而已季良名流取之以誠子
弟公謹才士黜之以懲風俗彼葉公所好之龍騰笑乎公

卿羊公不舞之鶴貽嗤乎賓客由來舊矣夫人卽至哲必不能掩己之短以兼人之長人卽至愚亦必不肯棄其所工而用其所拙今足下既不獲焚棄筆硯刪除詞藻就繩墨之訓務布帛之言去文苑而入儒林舍文章而談道德則必至名實不相符言行不相顧虛車不足以行遠麇鼎不足與八廟繫而無用致歎匏瓜華而不實貽譏桂樹若足下者爲麒麟之植耶爲鸚鵡之車耶僕竊爲足下不取也僕學植未成行能無算前望修途茫無所託願以知交之雅聊盡忠告之道薺甘荼苦鑒此區區足下勿濫南郭之吹免貽北山之笑也幸甚

與張臯聞書

劉嗣綰

執別以來旬月軫結追維緒語篤愛良多叔向居晉能知
醜茂之心士會去秦不忘繞朝之策古抱今情斯眷眷已
足下胸藏鳳毛談折鹿角中正克守質文互宣以此鏡別
衆流哉成吾黨嵩陽之館匪遙華陰之市將盛都門人海
品類尤雜炙手可執盟心易寒一貴一賤翟公之所榜門
勢交量交劉峻之所著論固已堅我崖岸屏之階庭魯鐸
表其高風齊竿除其濫奏矣若乃奇振於獨氣求於同山
桂一馨岑苔並色不以榮悴易不以出處殊而六蔽未開
三益罔取終無補乎學問未足語夫性情蒙有惑焉請陳
其畧昔李斯吳起別派衍於西河力牧容區傳薪極於鬼

谷太邱之道宜廣河汾之教貴宏若拘守師箴堅持黨議以矛刺盾借筆搽戈輪墨攻守交肆譎張高赤異同各爭紕繆南轅而不知北轍東向而不見西墻其惑一也圭臬之樹儒者以之飭躬韋弦之佩風人於焉尙志如徒履製魯風裳縫唐俗博康成之帶小子夏之冠謂可陳綿叢以居功擁臯比而講學則巫俗恆多禹步俗人亦托夔宗雙敬謁者之服許議鴻臚王式博士之衣貽譏徇曲徒搽偽尺終屬虛車其惑二也朱雲之叱張禹朝廷旌其直名汲黯之數張湯道路服其公罪今之尙意氣逞譚論者攝次公之衣使灌夫之酒正平之鼓入座而卽搥安道之琴登門而輒碎是則野兕多狂山膏善罵縱無譏於桀犬豈有

當於堯羊其惑三也言者心之聲也名者實之歸也孔璋不爛乎詞賦而謂風同長卿孔昭不耑乎經術而欲名齊董相詆訶作者唐突古人自蔽益深自處愈妄方且雕龍之辯出入縱橫捫蝨之談凌躐王霸語道德則關西夫子論經濟則江左夷吾其惑四也五噫之作梁鴻欲以悟君三良之篇陶潛豈嘗忘世如徒感傷時命悲憫天人口著罪言手標謗史而旨不歸於忠愛教顯悖乎溫柔韓非說難孤憤無端揚雄反騷離憂安屬其惑五也董子曰先質而後文左志而右物故明體正以達用佩實乃能銜華或者棄絕學之丹青耀虛名於朱紫魯縞齊紈徒增其文飾宋畫吳冶競艷其浮榮則雖刻楮忘年鏤冰費日亦不過

燕客藏璞鄭人買珠葉公之好似龍何如伯樂之相真馬
乎其惑六也若夫山頭射虎李廣能飛帳下聞雞劉琨忽
舞天下事固有莊論正襟危言動色者矣設使石磯少激
竿木多頑枚擧則目以爲俳鄙陽則伊其善謔齊纓索笑
楚袖貢獻賓戲方陳客難繼作雖樂廣之談清耳匡衡之
說解頤祇足娛人無關勵世是直以儒爲戲安用以禮爲
羅其惑七也蓋源正則流清本堅則末茂友盡忠告之道
師有觀摩之方朗甫晉卿今之志士從足下遊必不至規
瑱其言鑿柄其行也特質未化氣未純耳夫孺子以取履
成名王生以結襪養重足下顧不能得此於弟子哉以水
濟水其道將窮以柯伐柯其則不遠循循善誘則吾聖人

教已僕之過歸不家食吉曩者結習茲焉日除經史而外
迺涉老莊狂狷之間可居夷惠每喧囂雜處得所鎮定蕭
寂獨居知所激發治心之要差謂得之敢告足下亦殊不
願足下之告人也願言之隱我懷如何溽暑孱軀爲道自
愛

與蔡浣霞書

劉嗣綰

自發南中風雲錯互離逃之感沈鬱彌襟華思頓彫瑤音
不嗣清商告節君子縱宜曹務多暇定資道勝守默希元
采真養素弗以朱轂厭其青壇竊覽時人抄茲旨趣僕之
南下江淮告災隄岸摧魂村墟楚矚負薪塞土迄無成功
湖身浸高河勢倒注豈惟陵谷始歎變遷溯厥慳觴匪伊
朝夕舟艘比阻往來殆絕勞歌動地呼聲殷天流民播蕩
未復邦族鴈戶徧野雉羅彌澤生涯無藉坐益窮蹙一囊
之粟侏儒捧腹三束之薪支離攘臂魯論爇火班書質錢
古人所喞我輩不免日昨返里危坐債臺重以親知屢遭
喪故自維身世因感天人有悟向子損益之理無傷休明

夷白之行榮辱等視物我兼忘惟在文章未能遽置前者
得觀述造寔飲我心結義淵深抗情哀上孔氏規其粉麗
揚子惡其華丹動以言詞見君風骨音塵雖隔結想於茲
僕五十之年忽焉且至修名不立老復安能吾宗孝標有
云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每省斯言輒爲隕涕而二三知己
乃復期以遠到之業勗以進取之途謂不祥之金常自踴
躍不材之木復見夢寐恐不能耳比有浙中之行荻渚蘆
洲秋望致美霜螯獨薦南雁正飛言念故人渺在天末等
繪勿曠幸慰翹思

祭吳季子廟文

劉嗣綰

昔斗牛下燭之墟江漢遠濯之地習僻陋而斷髮蒙獠在
以棲身于人成都三讓宅國至德所被迄無能名繼自儻
臺遠遊江上沉璧言偃成學里中間歌采風荆蠻推本鄒
魯而其篤產世族流輝邦邑繫我季子實稱先賢雖吳改
州來之封漢易延陵之號而故邑尙在高風莫替祀典所
舉久而成神則吾邑季子廟所由來也維神系出姬氏明
德之後有人生於春秋世祿之家由禮不墜先人采藥之
志罔希弱弟剪桐之風上紹孤竹爲百世之師近附子臧
守千古之節匪弁髦乎君國迺脫屣乎富貴吳俗好鬪時
方戰爭致師乎雞澤郤敵乎鵠岸舉姑蔑之旗奪餘皇之

舟以致巢隕諸樊鬪戴吳勇登於堂死暴於野獨能休
養禮讓光昭文明貴貴賢賢教洽風俗古之人歎蹈德而
履善廉頑而立懦者矣或者曰禍楚者申也亂衛者郤也
魯位攝隱徒開廢嫡之嫌宋祧傳殤轉失知人之哲若夫
難兄難弟與子與賢奄有吳土聿興周道振西陲之鐘鼓
再見衣冠偃南國之旌旗無煩茶火計不出此而篡竊一
家滅亡二世厲階所在何說之辭抑知楚風不競天道潛
移吳沼將成地靈亦洩祈死得死禍福之無常莫爲而爲
廢興之有主金玦偏衣坡濮將興之兆當璧壓紐乾谿不
復之徵鄭憂蔓草叔段終亡晉衍椒聊成師迺大以云人
事夫豈然哉或又謂人臣必誅其將君子貴防其預號牛

召亂恃有後圖乳虎滅宗不無先見公子光者其事類商
臣而跡同夫槩也久矣夫異念已萌陰謀早蓄履霜冰至
貫日虹成三士縱殺以二挑兩君終遺夫一矢宋襄以愛
兄者守國功讓子魚衛成以疑弟者還宮罪歸歃犬骨肉
之際蓋難言之况爲虺弗摧困獸猶鬪苟息不能消里克
之釁管仲不能弭豎刁之亂抑又何也或又謂返不討賊
良史所書義可滅親純臣無愧當日者奉使全身還朝免
難徒有枕尸之歎不聞跣足之呼君目未瞑復讎之志已
虛臣罪當誅討逆之風安在則豈知靖國敗國薦賈之深
心喪君有君節甥之權術蓋八宮聲罪則內援已孤赴敵
乞師則外患將至彼晏嬰無助而端委立於門葉公有爲

而免胄入於國者豈非緩急異時難易殊勢耶或又謂天地清寧巢由不妨遯世家國旣斃園綺且當入朝乃始則棄室而畔旣則復命而退終身不入秦越視焉抑亦甚矣嗟乎履衛土而食衛粟子縛所以盟心鞭楚墓而處楚宮申胥所爲痛哭何身何世吾相吾君來當唁野愁聽鳩鵲之謠去已違山厭聒螻蛄之耳則其冥情理亂遁迹郊墟四海安歸一邱可老而豈忘燕幕之危戀菟裘之樂者乎且知遠而畧近者非智也察彼而昧此者非哲也以彼理炳先幾望推達識早知夫魚腸繫始烏喙圖終虎踞池邊鹿遊臺下痛諸兄之無祿憂吾宗之不祀幾幾乎鬼謀曹社神降莘墟虞臘將終魯郊已改許遷而思太岳蓼滅而

悼庭堅則又陳完易姓常存虞代之韶王子投荒獨抱湯
孫之器者矣世紀克修墟里猶識故劍去隴遺碑臥塗晉
吏戒荆榛之除梁賢表蘋蘩之薦尙友自昔清塵在茲廟
之落成也爲乾隆五十五年之某月日殿約百步廊餘十
弓旣丹其楹亦聖其室此邦人士雲集響應將於是觀禮
樂焉絲竹之奏如聞乎壁中俎豆之陳兼實乎庭下昔者
壽夢之鼎已入魯封闔閭之鼓旋徙越國吳鴻扈稽之鈞
淪精大水于將莫耶之治遺跡空山維神英風如生廟貌
斯煥坐帳猶昔棲衣不塵慶忌墮憤無其飄揚夫差請冠
遜此婉好敬升馨香虔遂瞻拜福我里士光茲人文嗚呼
死者可作問趙文叔譽之誰歸靈兮有知配太伯仲雍而

來饗

潘君妻周孺人誄

劉嗣綰

孺人姓周氏鏡塘周君之長女也生而雙環告夢十資頌
文授書得自女孫學禮先乎男子玉宇之鐫瑄標姊妹琴
聲之辨絃識君臣謝絮入戶誇南國之新篇周菘滿園話
北山之故事有閨望焉壺教焉年二十歸同里潘君儉齋
次子揚烈名族選也方其牽絲誰夕奉盥鷄晨洗手調湯
然脂伴讀金釭二等兩影呈妍玉鏡一臺雙波注笑顧潘
素羸弱姑復患痰孺人鹿盧在腸連環結恨遂乃龍飛藥
店鸞宿女牀肺病辭香眉愁卻黛桃當風而骨瘦桂入火
而心空孺人之病成於此矣歲壬子儉齋牧山左之濱州
孺人奉姑命隨往官舍藥竈千里香車一肩送歸燕之于

飛打慈鴉而忽散鏡塘憐女之病且篤也與偕行焉濱故
瀕海踰月始達一拜舅室言依壻鄉晨收尙嚴夕飯已哽
斑竹一簣湘娥之影長離白柰數簪織女之喪遽返潘君
以荀郎之體傷元相之神命短連絲愁長竟簾懷衛水而
獨寫羨秦樓之並僂蓋去孺人之卒數月耳鏡塘旣悼弱
息兼傷佳壻雲抱日而不曉玉生烟而已寒潘郎集在早
寡鵲之篇亡齊女魂歸并哀蟬之曲斷影堂開而夢入秋
墳過而靈來以余雅託世好述其哀思授我金荃徽之彤
管嗚呼錦瑟之年隔世紅簫之地誰家青陵蛺蝶應齊思
子之臺香冢鴛鴦免立望夫之石乃爲之誄曰

舜華辭芳澤蘭表悴掌珠不還抱玉而碎翳歟淑姬令德

來佩女行書箴師儀設悅二十而嫁言歸於潘織素匹左
題紅薄韓眉圖葉借書格花看何期射雉遠兆離鸞展如
之媛扶病而語蘭息一絲藥烟半縷見舅從姑呼爺送女
之子於歸涕零如雨翳山之左寶海之濱六月徂暑千花
不春玉臺拜月金谷步塵傷哉新婦忽此陳人夫以喪歸
故山返葬曾不踰時英英雕喪魯市逝哀齊亭虛望佳婦
佳兒夜臺隨倡倚嗟女士儼爾千秋嬰兒瑱撤幼婦碑留
光光員石鬱鬱長楸輝茲懿行勿閔山邱

八家四六文鈔序

吳 蕙

蕙鈔八家四六文畢而自弁其首曰

國家化成萬禩道光八野人握珠璧文奮鸞龍其以立言
垂不朽者不僅數公茲就蕙師友之間鑽仰所逮或親炙
言論或私淑諸人所知在此也卽蕙卅年遊學江湖受知
場屋鉅公名德辱收之者亦不僅數公眾製分門元音異
器茲集局于四六一體道則共貫藝有猷工所錄在此也
此數公者通儒上材或修述樸學傳薪賈鄭或喁于樂府
嗣響雅騷傳世行遠不名一技茲集發於生徒之請綜爲
駢儷之則採片石於抵鵲之山挂隻鱗於游龍之淵所業
在此也夫一奇一偶數相生而相成尙質尙文道日衍而

日盛場谷幽都之名古史工於屬對觀閱受侮之句葩經
已有儷言道其緣起略見源流蓋琴無取乎偏弦之張錦
非倚乎獨爾之剝以多爲貴雙詞非駢拇也公飾得奇偶
語非重臺也要其擣摺雖富不害性靈開闔自如善養吾
氣敷陳士行蔚宗以論史鉤抉文心彥和以談藝而必左
袒秦漢右居韓歐排齊梁爲江河之下指王楊爲刀圭之
誤不其過歟然而醇甘所以養生或曰腐腸之藥笙簧所
以悅聽或曰亂雅之音是故言不居要則藻豐而傷煩文
不師古則思驚而近謬鈇黛飾容夫豈盼倩之質旌旗列
仗乃非節制之師雖復硬語橫空巧思合綺好馳驟而前
規亡貪倚摭而真精失其有擺脫凡近規撫初祖真宰不

存形似取具屋下架屋歧途又歧又其下者翦裁經文而邊幅益儉揣摩時好而氣息愈囂啟事則吏曹公言數與則俳優小說其不得仰配於古文詞宜矣竊得友多聞恭承大雅伐柯之則不遠吹律之祕可觀規之前賢則異代接武準之選理則殊途同歸是用合爲一編質諸百代枚馬並世而遲速不謀卜纘一師而與拒相左諸君語羞雷同出則轍合所以貴也至於撰錄矜慎服膺有年抄撮寡約染指可飽今之所集多少不均良以方朔萬言阮咸三語酌理以爲富愜心不尙奢各有當焉名山之托僕非其人觀者諒之靡苛以例可耳

題襟館銷寒聯句詩後序

吳 雍

若夫空桑枯竹異產而合響鸞腹厚唇異聲而竝設良以千里萬里各儲樂府之材大鳴小鳴皆佐音均之妙譬諸沮漳之水匯流以交輝元黃之色相次以成章也審音若此立言亦然獨窳之歌一士自悅其考槃友聲之求詩人必從千伐木是則專瑟難聽奚取子絃高曲寡和寧無同調惟聯句者其能發金石於衆口合宮商之百變者乎昔子政以中路爲二人之作彥和以柏梁爲共韻之初權與所屬略可名言齊梁以來實繁作者清暑之殿亦倣夫漢皇鳴雁之篇蓋倡于陶令謝宣城何記室庾度支三家集中較多鄙陽註昌黎之詩元胎臯禹少陵送宇文之作萌

芽孟韓雪浪齋日記乃謂退之創闢古無此法陋矣夫彙
集之編萃百代爲一帙襍擬之作肖衆製千隻手鎚錘同
範源流共貫乖反無譏干隱侯盍各猶許于梁帝况于羣
賢並世異曲協奏執圭執幣泗上婚姻之國修矛修戟江
東子弟之師儀九成之球石鳳德有鄰樂三爵之笙簧鹿
羣偕食迭唱之妙不異堦筵心聲之同若合符節義悉準
乎詩譜大小之雅遞歌詞不限于方言晉楚之材互借不
其盛哉然而蕭祖傾城之句秘書聽雅之章並云擬古曾
非居今大抵相如之賦不必同時大理之玉曠年未遇競
病強韻靡續于後來別離祖席罕萃夫文士則將望而遙
集斷而弗續已耳南城曾公轉運邗上清望旣符離政以

理簿書克勤嘯歌無廢賓客之盛不減聚星之堂湖海之士竝有登龍之願公博採羣雅兼綜專門仲宣之少已賞于中郎賈島之瘦罔棄于吏部于是遠慕謝尚書張使君之會近仿朱檢討查編修之體爲聯句詩若干首雕鏤山水畫續蟲魚論詩論史之識知古知今之才聽斷之暇並川五官薈萃之奇如出一手乘以下走得辱後車每自病千蜂腰輒幸附乎驥尾夫善歌者繼聲若鳴于拙附者共音如秦越三年之琴情未移于師七賢之游趣不同于友諸君標尙超越志行完粹故能造車合轍吹瑄應律一篇之中無所忤焉然而師曠司樂則鞞工鮮不諧之節荀勗與音則太古有不墜之旨今之作者舍公奚從後有萬年

詩吟斯集

廉鎮吳曇繡先生榮性堂詩集序

樂鈞

丹崖負日弱足難躋赤岸暨天昏眸莫矚舉龍文之鼎孟
說斯裕鸞鵠血之弓由基庶巧挾藻吐韻厥類于斯大雅
旣歇繁音代奏風會所臻體製備矣機杼流傳爭裂錦繡
江河泛濫競鼓波濤假非振奇曷克自立然而鯨呿鼉擲
或駭於山林雷震雲濃莫施於廊廡雖稱破壁終嫌躍冶
未能握紐詎足扶輪至乃雌聲元子恨似司空佻體枚生
愧儕園令斯又蟲號蟬噪狐穴貉邱者已才龕非大體弱
非精不欲囊中之處終爲籬下之寄所貴母元氣祖葩經
庶幾曹劉墻峻無慙入室李杜壇高可容樹幟矣乎曇繡
先生雲生岱嶽日浴咸池著作充棟詩歌獨步傳延州之

雅樂掃江左之餘風縱橫海內照耀天下阮生咏懷之章
謝公紀遊之什白傅采風之製王粲從軍之作沈博精麗
獨憑天構魁壘煜燐胥納正軌求之曩古雖笙磬同韻而
球圖異觀良非力敵鬥虎氣攝馴象枕葑羣籍佃漁百氏
弗抵斯境所謂揚子雲文之烏獲左太冲賦之張衡者歟
夫鼙鼓旣闢力士斂手龍門已鑿神禹遵塗而復峙蓬萊
以立崇山源星宿以成巨浸豈非乾坤清厚之氣獨鍾而
獨受宇宙巨偉之觀愈出而愈奇乎哉鈞衡廬賸塊章貢
緬沈飲少陵之詩肝腸未易念賈島之佛文字無靈野鶴
孤飛鳳皇羞侶低鶩四道騏驥懶顧車前一拜欣愜平生
屋底數言頓增聲價然而不讀五千卷難登岐叔之門非

負八斗才敢踐陳思之席是知獎訓無倦林宗之盛節容
接有光慈明之榮遇也示茲宏集命綴小言雲漢自昭管
籥何當六丁素攝允爲席上之珍四海盛傳難作帳中之
秘

會賓谷都轉賞雨茆屋詩集序

樂鈞

詩至干今夥矣盛矣操觚之士列韻之徒人自握珠家咸
享帚雖華實殊尙豐約異觀類欲雄瞰末流高掩前哲羅
八殫以喻廣引四瀆而比深窮變於品彙摭奇於幽恠然
而五章備采色分正間六律宣音聲別雅鄭燭龍縣照而
熠燿亦逞其光雕虎炳文而狸狴或伴其貌乃至時工縱
削而般倕舍斤佚女弄姿而施媿歛衽衽然矣語其機
杼內操規繩外立鬱爲文棟蔚爲詞宗者蓋未云數觀也
賓谷先生蛟龍入懷星辰在手條貫列代包絡羣材自螭
坳獻賦鳳闕陳書固已杼藻木天薰香粉署泊持函籜出
理牢益立綿蕪於淮東主敦槃於海內乃極一時之盛焉

夫以綺歲振纓華州建纛而簿領少暇卽事縹緗嗜好俱
恬獨耽嘯咏吮豪管閣盡日簾垂擘楮賓筵中肯燭燦非
神悟由天英襟命世何能若此者乎當其意牽今感胷觸
古悲精思默往則雷電無聲神機驟來則弓刀自躍遂以
吐納騷雅驅掃齊梁骨壯聲沈情辛味旨其蒼涼婉鬱馳
騁偏反誠浣花之遺軌玉局之傑構也間爲清峻之作時
出流麗之篇能事非一餘技而已夫豫章千尋斯有翻風
之勢舳艫萬斛斯有截海之能菴藺軒芋莫壯于平林蘭
槩蓀橈詎勝于巨浪是知才崇者力肆氣盛者詞充加以
心穎密抽言泉細酌所以綱維衆製締創一家者爾鈞願
魚無網亡羊補牢薄遊蕪城久依蓮府竇鞏附蘭亭之唱

常用爲慙鄧魴喜香山之詩差有所見頃者辱問弁言辭
不獲命輒竊其緒論佐以妄談若夫東野苦吟借韓名爲
重宛陵窮句待歐序而彰宅日拙集哀成願以傳斯例也

荅王癡山先生書

樂鈞

桑乾水縮碣石天溲鷺尙翥而鵲飛鳴不來而燕去一蠶
絮草秋士獨聞幾葉辭柯羈人能數耳目所厲心骨悲矣
故山幽桂已丹懸蘿自綠驅炎迂爽君子惟宜伏想履候
康娛恭承慈懿故多勝也夏初獲奉尺一循誦再四訓詞
周備仁義藹如語輟函中意騰墨表譽鶴解舞已見氈毼
愛馬不鞭反誇騾裏彥輔稱長平陽掩過古賢宏恕亦何
加焉然或盛言儵樂乃愧暴顛之魚深歎鳩慈實感辭巢
之鳥豈不以速其歸軫則阻以壯遊勉以榮途則慮其浪
跡是故舍辭婉約托旨淵曠俾之因機有觸擇義自居長
者用情抑何深遠譬諸淺荅藥我口不苦而疾瘳醇耐飲

人顏已醜而心覺某雖木石能無慙悟者哉雖然西笑一
誤南欲彌勞此之羈挂實爲紆鬱恐違盜各之義不避率
爾之誚千里恣恣惟先生督焉自履都門倏淹歲暑棲琴
拭劍舍蟻邱之樂典研鬻書炊楚國之玉公車待詔履印
雪穿太學觀經衣鉤石破迫于寒餓不免就人於是借枝
鷓鴣分粒雁鶩舌舐則菑畚少獲心織則杼柚其空幾於
勞等賃春困儕傭治所謂窮後投林豈暇擇木餓麟不噬
誰爲落毛胡有戀三升之良醞不憶蓴鱸愛十丈之飛塵
反欺雲壑者乎此無所爲一也少耳時柴嘗爲輿念及今
失志輒已淡懷特以湛露滲漑不遺於小草箭輪輾輾敢
息於勞薪在三有二無所逃義故隨行逐隊以應秋賦耳

然而鷺與之錦學製未工鷺鵬之膏塗鋒不瑩又眠捷徑
爲岐途比要津于寒谷子敬之詣謝傅惟及寒暄徐勉之
待虞生止談風月槐柳齊列桃李成蹊非所能矣是以寸
朽被捐片長靡錄咎由自取怨復誰歸所謂濡體爭魚原
非所樂投策分馬已塞其望胡有棄黃芽之訣欲攫化宮
絕丹梯之枕思躋傑閣者乎無所爲又一也素懲烏集之
交特慕鴻軒之侶雲霞旣合則送抱推衿屠釣可親亦開
胸寫臆苟非其人特存矜慎漫刺寡詣連牆弗謁伊昔然
矣輦轂之下流品紛紜或旅居而逢貴使或客座而覲時
髦莫不棣棣其儀疏疏其服膏脣調吻詡勢矜才堙暖之
士蝨乎其間蘿袞相耀丹素懸絕避地未能避人奚可未

嘗不徵姓叩籍說有談空暫對庶亦無乖久恩乃以弗任
往往舉扇障塵拄頰看山魯國男子拂衣而去所謂蘭蓀
殊臭勢不可並冰炭同器理無久合者與隨則喪已遁則
忤物屏風屈曲坂丸圓轉難矣哉無所爲又一也况乎仲
宣體弱叔寶形羸儷竹則影寒哦松則響啞比違鄉縣益
疎調衛風強靡骨近日馭以無溫土燥裂唇飲天河而不
潤若夫元子幕中伯通廡下昏燈校字目眇猶披凍筆寫
書手皸難輟春晨宜寐而車聲在門秋午欲餐而客屢踐
席凡茲膠擾並損天和退之每以噤痒茂宏因而疲眊切
脈望色徒恃於衆醫稱藥量水或煩於良友所謂蒲柳之
質望秋先零橘柚之性踰淮而病孰與休神家術葆素邱

樊之適乎無所爲又一也往在州閭頗耽徵逐壺榼之會
裙屐之遊曹偶相攜昕夕靡倦今城野殊區軒航異便雷
轟竟日仍在通閘波沸四時不出人海屋無見山之閣眼
與碧疎圃少蒔花之臺意將紅斷於是經傅昭之戶寂其
無人隱子綦之几啖焉喪耦至于銅街金谷綺陌繡郊賭
酒催歌搖鞭挾彈道周側帽觀羽獵之牙旗塵後倚裳趨
迎神之腰鼓則五陵年少四姓小侯擅縱橫於九衢逞豪
華於百戲羈旅之臣謝不敏矣野逸之興減抑盡矣所謂
畜魚於樹棲鳥於泉欲其鼓鱗游泳振翮迴翔奚能復爾
哉無所爲又一也總此五故實萃百憂固將舍短用長全
眞取適夫琅琅哲人之懿戒纂纂烏烏處士之遺響

誠欲鏟迹浩穰逃形密林依層青鑑活碧闌軒牖樹花藥
馨膳潔羞奉堂上之養鼓瑟吹笙罄門內之樂臘羊社酒
敦戚里之好園栗畦蔬供賓朋之餽飫精華於縑素乞靈
耀于牋豪上結古歡下交來哲則第五之名何減驃騎孰
謂朱紫爲炫章布非華鐘鼎斯腴簞瓢乃瘠乎歸哉歸哉
畢世而已惟是舍尠十尺田無二頃荆牀息偃蕭券來呼
朱戶趁起魯困周指綵衣博笑詎懸鵝之能欺脫粟僅甘
矧餐紙之可代此季路所以傷喟仲孺所以慚怍者也加
以燕吳遼絕川陸阻長秣馬無百日之芻乘流鮮一舸之
費棄繻難返終軍已慙贈策壯行繞朝孰是若其春糧不
宿重繭遐征恐中途困阻無傾褚之逢逆旅見疑有奪鬲

之患此嗣宗所以慟哭季子所以枯槁者也嗚呼留滯之
義本異周南悲咽之情無殊隴首而身爲債帥命應客星
交無許史之援減少崔盧之托進不能荷戈執畚效用當
世退不能懷鉞握槩修明絕業跋烏顧兔一何迅疾素衣
塵化元髮鏡凋徒使老親倚閭病婦歎室雖復幸符鵠占
暫紆鶴望而求食之懈離殼不常轉風之蓬隨波復遠已
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往歲奉和二詩會塵几席里同
巴曲哀逾越唵蓋平子愁賦早有遐心伯鸞噫歌感爲同
調猥蒙褒飾其辭但以悲激爲過小人懷士遂爾戚戚彼
時褊狹良足悔赧竊意祀犢目盲得駿髀折祥咎靡朕枯
苑有期誠宜蓬累而行推移於世希大穰於畏壘效備隱

於巖輪一旦纍祖息交黔婁改運則題橋之言可委流水
衣繡之喻無慙故鄉烏在蹲市齧餅入山采芝以爲高韵
乎爰乃委心任化抗志卑躬將求薺甘於荼苦等握冰於
執熱亦謂貧窮曷旣聊試太行之擾漂泊伊初敢羨紇于
之雀特罄委瑣以洗前言先生覩之其以爲賜也日損乎
抑商也日益乎幸因郵傳增益教條崇護維時多不宣悉

白雲寺讀書記

樂鈞

余婦家王氏居東鄉之黎墟有山巖然曰白雲峰有屋巖然曰白雲寺是山近走金禪遠導白馬蓋源於武夷矣厥狀肖舟尾有枕石元氣爲海載以浮沈太虛無涯屹焉止泊累世以前有白雲上人嘗此卓錫山乃受名或曰否也僧以山字舊石薜糾莫可考悉寺左精廬一區廣逾十笏林叢慘萃烟露蕩沃外舅癡山先生謂其幽阻修息惟宜已酉春仲館余於斯王李二君擔囊來伴嚶其鳴矣足破闌寥松枝掃梁椽根拄榻承瀑滌研映旭陳書晨覲新函夕披故帙課有定程製靡常體餘力弗等任意所臻佳月矚窓輒思吐句過雲拂席忽擬臨書橫邃孤吹初不相和

文楸對奕聊以節談風無停聲雨多遠勢旣答吟吻亦快
靈襟松門之外雲路無際遙岑紙薄貼天欲飛平疇野方
行人失影是時元鳥旣來紅英雜綴竹多笋密土潤葦肥
椿芽正紫槿花純白燒以枯拙煮以濫泉脆齒芬頤致有
禪味池鮮可釣時復腥盤酒脯儲待間日一設已而夏滂
漲溪樵蘇裹足瓶粟適罄竟日腸鳴俯窺來徑仰睇漏天
洶洶其波浪浪其雨始亦憂歎頃還嘯咏水落得餐巨壑
填矣出綠巖塹捷比猿猱高扳辟蘿汗及巾履山高市遠
僧少客稀游女時來禮佛而去荒寂之境幽致爲多蟲繭
黏壁蠅破而飛雀食墜階螳逢而運纖形瓊趣閒領故深
候歷十旬樂非一狀葢誦述之暇惟取於適情饑飽之謀

曾不以牽慮也屬有試事遂成解散今貢太學將首征途
向秀入洛竹林之遊暫虛張翰歸吳蓴菜之羹故在然而
華年告易人事莫齊逸興與蠶簡俱灰芳蹤逐馬蹄共歇
前塵渺絕如何可言暮雪壅門寒燈隔夢操觚覩縷敬謝
山靈並貽二君相爲感喟

勝國天潢小裔墓碑

樂鈞

鶴飛吳市松色長寒鳳去秦樓簫聲載咽結遙悲于往代
留芳蹟於曩編邱隴已平妍華未歇若夫京陵公子都尉
孤孩或奄忽于雛齡或隕摧於綺歲莫不書翰傷幼辭誄
叙悲文人所悼固以不朽至乃吳王小女沒傳南山之詞
隋家縣主死賡露草之句雖復荒渺願亦哀豔故知佳城
葬玉昔士愴裏古冢尋碑幽覓慰恨者已天潢小裔之墓
者在普寧崑岡書院琢玉軒前邑人傳言明宗室女窆骨
處也宋號族姬唐稱縣主生從桂殿原稱月姊之隣系出
桐圭卽是天孫之亞父朱統鏘號肅園崇禎中以宗貢廷
試進士出宰斯邑葛洪爲令匪覓丹砂申錄居官爰來白

烏泊縣有譜論蒙留篇不幸際典午之陸沈當朝歌之錯節黑丸夜探黃巾猝興禦賊倉皇募兵寡弱戰敗死之追贈太僕寺少卿史臣失錄邑乘具載焉其前二年實立斯墓歲紀辛巳時繫仲冬因邱爲墳磨崖作碣右書曰父普寧縣正朱題事在前朝蹟同疑冢陳思無哀辭之作金瓠靡徵李朔無別女之文足娘遂晦說者謂馬骨旣朽牝牡莫知鸞影斯遙雌雄誰辨然口碑流播語必有由貞珉題識義將可繹也夫謝家道韞非當待字之年李氏平陽未行問名之禮言不出柵名何以彰矧乎衍銀潢之派兌位彌尊分玉葉之華吳宮尤閎故宜著稱黃祚比齊魯之氏姬姜表志元堂異君華之鏤琬玉若其揚烏短折曹噉早

天男子之稱曷爲隱之以爲太僕之女墓蓋無疑爾且夫
女挈歸骨方有壙銘庾信傷心初無墓誌非其略也或有
待也嗚呼娥臺仙質若木嬌枝上鬢未製於玉釵入穴先
埋千金枕塵封翠幄寶瑟自僵日澹黃墟滌燈易暗西陵
非紫蘭之徑東海無白木之唐冬青樹死哭杜宇之三更
秋菊花濃少寒泉之一盞不亦悲乎想其繡祿嬰妮絲鞦
婉婉或能書紫石或妙解朱絃玉映闈中珠擎掌上瑤臺
露重則環珮生寒湘簾風動則衣裾欲化固已華如桃李
質脆琉璃蠻烟與瘴雨交侵粉絮共香泥俱掩宜其然哉
天使忠臣碧血不灑于沙塲王孫芳草重生于故國則邱
首必正芳魂自歸國殤如彼旅葬遂如此矣嗚呼方明之

季寇氛蔽乎四海兵氣纏於三輔諸陵白露羣社荒墟沁
水園林鞠爲茂草太平莊第變作桑田女雖無志亦不過
同臨海之化偶樂昌之零落已耳今也飛鳧仙令獨立桐
鄉之祠雌鶴前身詎憶姜嫄之廟團圞九地骨肉相依游
戲三霄精魄永奠庶可以無憾者乎詞慙幼婦匪比曹娥
之碑歌稱帝子用弔湘君之墓云爾

重修朝雲墓碑

樂鈞

紫蘭香徑佳人葬骨之鄉青草平原詞客招魂之地是以
太原博士製西子之挽歌同州使君補清娛之墓志况復
解禪天女曾侍維摩投遠孤臣獨攜通德釵分颶海粉墮
蠻烟如東坡先生侍妾朝雲者乎爾乃明妃族姓命薄桃
花蘇小鄉親家藏柳色青蓮胎性不爲行雨之仙白玉鐫
名偶共吹笛之婢惟先生通犀自病磨蝎爲仇旣忤鈞衡
爰乞符竹看花吉祥之寺棹舟明聖之湖姬以待闕之駕
央爲脫籠之鸚鵡喬家碧玉歌舞會爛薛氏青衣圖書特
掌小星一點獲近文昌片石三生長依玉局比之春娘換
馬温女埋沙斯獨幸矣已而衆煦慄山二毛度嶺謝公哀

樂已過中年白傅遷謫殊非樂土雲房寄宿况味則全似
山僧鶴觀移居形容則方成病叟於時楊花亂落燕子爭
飛怨開閣之何遲歎辭樓之不早姬乃芳英戀樹嬌鳥隨
巢井中之水無波雪後之松益翠嗟乎昌黎北使侍女潛
逃枚叔東歸小妻不往彼何人哉豈不以義非匹敵身可
去留遂乃忍負前盟甘爲怨耦若姬之貞情獨摯禪味同
耽伊可尙也然而瘴霧侵蒸玉肌易瘦炎雲鬱燥冰胃詎
耐轉喉落淚怕歌芳草之詞却粉洗妝懶作梨花之夢金
剛忽誦歸臥竹根瓊島孤行難迎桃葉良足悲已先生托
詞么鳳比曲哀蟬雖復心傷響板淚零車鐸悽感之懷曷
以喻之嗚呼生無金屋之藏沒鮮玉魚之歛塔仙空禮山

鬼爲隣憶母則錢唐潮高望夫則釣臺鄉遠荒亭漏月舊
碣沉烟靈蛻雖存芳蹤漸沒矣夫其人稱仙妾墓號賢姬
允宜推愛屋烏觸悲墳燕重鐫山骨式薦溪毛豈有樹不
成圍花無畝萼而聽樵蘇踐壟牧豎侵坐榛蕪圯毀如廢
壘者焉明砌十里春水猶香小山四圍晚霞如繡立石奠
埋香之宅汀水伊侯濡豪灑墮淚之碑臨川樂子

張皋聞詞選後序

金式玉

詞選二卷吾師張皋文翰風兩先生之所錄也夫楚謠漢賦既殊風雅齊歌唐律亦乖蘇李何者古愈遠則愈殺聲彌近則彌悲此由音調所成故亦淵源莫二譬之纂繡異制而合度於鑷蛾眉各盼而同美於魂故知法不虛采神不虛艷其揆一也樂府既衰填詞斯作三唐引其緒五季暢其支兩宋名公尤工此體莫不飛聲尊俎之上引節絲管之間然乃璫樓玉宇天子識其忠言斜陽烟柳壽皇指其怨曲造口之壁比之詩史太學之詠傳其主文舉此一隅合諸四始途歸所會斷可識矣近世爲詞厥有三蔽義非宋玉而獨賦蓬髮諫謝淳于而唯陳履舄揣摩牀第汗

穢中葺是謂淫詞其蔽一也猛起奮末分言析字詆嘲則
俳優之末流叫嘯則市僧之盛氣此猶巴人振喉以和陽
春龜蚘怒盜以調疏越是謂鄙詞其蔽二也規模物類依
托歌舞哀樂不衷其性慮歎無與乎情連章累篇義不出
乎花鳥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應雖既雅而不豔斯有句
而無章是謂游詞其蔽三也原其所昧厥亦有由童蒙擷
其粗而失其精達士小其文而忽其義故論詩則古近有
祖禰談詞則風騷若河漢非其惑歎昔之選詞者蜀則花
間宋有草堂下降元明種別十數推其好尚亦有優劣然
皆雅鄭無別朱紫同貫是以垂方之士罔識別裁蓋折楊
皇琴槩而同悅申椒蕭艾雜而不芳今欲塞其岐途必且

嚴其科律此詞選之所以止于一百十六首也先生以所
託既末知音蓋希雖復闢彼交宦且擬弄諸巾篋玉竊不
敏以爲先路有覺來哲難誣昭明之選不興則六代文賦
宗風蓋息乎乃校而刻之序其後云爾

國朝駢體正宗卷十